

游泳呛鼻感染“食脑虫”致病危？

专家:避开高风险行为,感染概率极低

第 医 线

“食脑虫”不是虫但致死率高

王新宇说,网上说的“食脑虫”并不是一条虫,而是一类喜欢自己“漂泊”的单细胞小生物,学名叫自由生活阿米巴。里面最“臭名昭著”的有三种:福氏耐格里阿米巴,一旦冲进鼻腔,可沿着嗅神经钻进大脑,引发急性阿米巴脑膜炎,进展飞快;巴拉姆希阿米巴,更喜欢通过皮肤小伤口或吸入尘土慢慢进入体内,病程更长;棘阿米巴常见于隐形眼镜相关角膜炎,偶尔也攻击大脑。

为什么以前几乎没听说,现在突然“暴发”?王新宇说,其实在中国,这类病属于极罕见事件,一年到头全国也难得见到一两起。再加上过去诊断手段有限,很多急性脑膜炎在没有分子检测前都“查无此虫”。如今媒体传播速度快,一有病例曝光就容易刷屏,看上去像是“突然多了”,其实只是以前没被发现、

最近,一名家长在社交平台的求助信息引起广泛关注。该家长带5岁女儿于6月7日和6月14日去游泳和泡温泉后,孩子出现头痛、低热、呕吐、抽搐的情况,后昏迷不醒,并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被检出感染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即俗称的“食脑虫”。由于患儿出现脑疝,无法自主呼吸,多家医院表示已无救治希望。

“食脑虫”到底是什么?它真有这么吓人吗?万一感染了是不是等于宣判“死刑”?针对公众最关切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带来科普答疑,一次讲清关于“食脑虫”的真相。

没被报道。2年前,也有一名来自贵州的母亲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自己6岁儿子在海边游泳后感染“食脑虫”猕猴阿米巴原虫致脑病的经历。

媒体报道,与“食脑虫”过招,为什么病死率那么高?王新宇解释,其钻脑“捷径”太快,福氏耐格里阿米巴通过嗅神经直抵大脑,几乎绕过人体免疫“哨卡”,留给免疫系统反应的时间很短。第二,繁殖速度惊人,当它进入中枢神经后,温暖富营养的环境让它数小时就能分裂一代,周围组织很快坏死。雪上加霜的是,人体免疫大军杀到时会释放大量炎症介质,引起严重脑水肿和颅内压升高,本来想救火反而扩大火情。因此,必须在脑脊液或病灶组织里找到阿米巴或做分子检测,

基层医院常常做不到“立等可取”,错过宝贵时间。

王新宇说,这种病早期容易被误诊,起初只是“发烧+头痛”,不少患者被按普通病毒性脑膜炎处理,等真相大白已错过治疗的最佳窗口。治疗方面,很多有效药分子大、毒性强,穿越血脑屏障困难,高剂量应用又容易带来副作用。

鼻腔被水猛冲是典型感染途径

暑期旅游旺季,水边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场所,还能不能愉快地玩水游泳?会不会遇到“食脑虫”?王新宇解释说,要警惕但别恐慌。“食脑虫”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一旦进脑,病死率很高,发病后常在一周内

迅速恶化。早期症状就像普通脑膜炎——高热、剧烈头痛、呕吐、脖子发硬,很容易被当成细菌或病毒感染,但感染概率的确极低,哪怕在我国南方气候温暖地区,跟自由生活阿米巴正面“相遇”的机会也微乎其微。此外,预防并不难,只要避开高风险动作,风险基本为零。近年来多药联合已有成功救回的病例,只是需要极早识别、极早用药。

王新宇表示,夏天在湖泊、温泉、河道、戏水池潜水、跳水,鼻腔被水猛冲是最典型的感染途径。有人用洗鼻壶冲鼻,如果水没煮沸或消毒,就给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开了后门。此外,棘阿米巴最爱脏水配隐形眼镜,严重可导致角膜溃烂甚至失明。尤其是园艺、摸泥、养花时,巴

拉姆希阿米巴可能从小裂口潜入。

不过,王新宇强调,在海边和正规泳池感染的概率是很小的。因为海水盐度高,正规游泳池余氯充分,这两种环境基本“劝退”阿米巴,感染记录凤毛麟角。

王新宇还介绍了简单几招,首先是玩水的时候不要让水呛鼻,尽量不要让水柱直冲鼻孔,洗鼻时用生理盐水或纯净水,尽量不要直接用自来水,也不要戴隐形眼镜泡温泉和游泳。

万一真中招,身体也会给出一些“报警”。王新宇说,如果在“温暖淡水呛鼻”后一两周内,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恶心呕吐、颈脖僵硬,甚至很快意识模糊,务必立刻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在哪个水域把水呛进鼻子了。医生会根据患者情况,多药联合加上控制颅内压,国内已有成功抢救的报道。总之,“食脑虫”名字吓人,本事也毒辣,但它并不神出鬼没,更不是随便玩水就会找上门。了解传播途径,遵守几条简单的用水卫生原则,就能把风险降得比被闪电击中的概率还低。

本报记者 左妍

对大部分人来说,外滩源是打卡上海的景点。而对上海市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的同学们来说,外滩源,是“家”,也是一间满足所有探索可能的“教室”。位于虎丘路95号的虎丘路校区,前身是建于1908年的永兴洋行,学校周边很多老房子都藏着他们的故事,同学们把一次次探访的成果,制作成游戏卡牌、桌游、冰箱贴,希望更多人来到这里,不仅是走马观花;也有同学发现了游客的“痛点”,为他们设计了外滩源专属“停车地图”。

日前,该校以“设计未来:从课堂到世界的创意旅程”为主题举办上海市推进特色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学校展示活动,记者在展示活动现场见到了来自同学们的巧思。

“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样的人不会被AI替代?黄浦江畔的百年校舍,如何成为未来人才孵化器?当内卷成为社会焦虑,教育能否回归育人的本质?”校长张咏梅说,办学8年来,这始终是学校探寻的答案。通过空间改造,“思维丛林”“创新沙滩”“生态绿线”“智慧球场”等特色空间学校让老建筑成为设计思维的载体,鼓励同学们在开放的空间发现问题,头脑风暴,制作模型,设计方案,解决问题。展示活动现场,外滩源历史建筑群成为师生创意集市的背景——同学们走出教室,将AI艺像工作坊、机械绘境实验室、积木理想国沙盘、再生造物研究所等八个互动站点沿街展开,展示教学成果,也将公益所得捐赠给黄浦区对口帮扶的云南省相关学校。高一女生周以宁、唐恬昕、李承萱组成了“鸟它鸟”队,正在一张她们用乐高积木



让老建筑激发设计巧思

外滩源附近这所高中鼓励学生探索创新

搭建的巨大外滩源街区地图前,鼓励路人在这片未来街区添砖加瓦。手机里,则保存着她们走访社区时另一项值得骄傲的成果——她们了解到,附近山北小区成立的苏州河护河队已有15年,正在筹划通过何种方式,让周边居民对这项活动有更深入了解。于是,几个姑娘觉得,发挥自己特长的时候了。由小唐担任主设计师,一张“温感”明信片在她们手中诞生了,将鱼钩、垃圾袋等河道垃圾抽象成图形,组合成“江河”二字。

教导处副主任徐琤雅介绍,高中阶段,学校按照“个体、人际、社会、全球”这四个模块,循序渐进设计了“设计我的个人名片”“设计我的健康生活”“我们的梦想舞台”“我们的理想学校”“为社区和谐发展出力”“为未来设计一座桥”“为可持续发展而设计”“为需要帮助的人群而设计”等8个项目,从引导学生关注自我成长开始,逐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更让每个学生在高中阶段都有“不只是为了考试”的学习经历。2023届毕业生马婧媛觉得,“从需求出发的设计思维”是高中阶段自己最大的收获。“就像社区改造项目教会我的:先要以用户为中心,深入调研商户和居民的真实诉求,再动手设计。现在在大学做纺织品设计,我依然坚持这套方法论。”马婧媛说。“在高中,我从没抱怨过‘学这有什么用’,比如作文能力不强会影响项目路演稿质量,英语语法薄弱会让话剧剧本漏洞百出。项目化的学习让我明白,所有知识终将在某个时刻‘派上用场’。”2021届毕业生胡泽乾感叹。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火焰蓝点亮童心



崇明区消防救援支队日前联合向化镇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为42名辖区留守儿童及困难家庭儿童送上融合消防安全教育与红色文化熏陶的“成长大礼包”。活动中,消防员利用卡通动画演示家庭火灾隐患排查,尤其针对留守儿童独自居家的场景,设计了“燃气泄漏三步法”“家电断电小口诀”等实用技能。

图为孩子们在消防员带领下参观消防站

本报记者 张龙
通讯员 黄海华
摄影报道

如何享受暑期又不虚度光阴

“心理成长营”开到家门口,引导学生当“时间魔法师”

想学做饭、尝试摄影、仰望星空……中学生如何既享受假期又不虚度光阴?暑期第一天,普陀区首个“暑期成长动力营”在该区十个街道同步启动,将专业的心理成长课程送到学生“家门口”。这场由普陀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牵头,联动学校、社区、卫生部门打造的“教联体”协同育人项目,以创新的时间管理训练和未来规划引导服务,助力更多青少年快乐健康成长。

“假期中怎样安排能让自己既保持专注,又轻松快乐地度过?还想挑战什么让自己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和惊喜呢?”昨天下午,在长寿社区活动现场,中学生们在心理老师的带领下化身“时间魔法师”。

在“暑期时光拼图”环节,同学们将学习、运动、娱乐等图标拼贴成个性化时间表。在“时间魔法交流”中,同学们又互相写下时间管理建议,如“试试番茄工作法”“每天设定小目标”等,增进了友谊,也收获了实用技巧。

“暑期是充实自我的好机会,作业、预习、锻炼迎接中考都不能少。”陈心怡同学分享道,她计划用画画、听音乐来放松,同时备战美术考级,将学习与兴趣巧妙融合。王麒麟同学则计划用闲置相机拍摄汽车、消防设备,同时预习物理、化学,在学业与兴趣间寻找平衡。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心理成长营创新设计了“未来观测日志”环节,同学们用彩色卡纸重构“时光拼图”,并绘制“近期好心情计划”与“长远职业畅想”。

“虽然想做的事情多,但坚持每

天列时间计划表,会更有条理,在此之下突然觉得目标不再遥远。”初一年级的包澄好手持彩色卡纸作品,在1分钟快闪展示中赢得热烈掌声。区心理教研员温暖老师还向每位同学赠送“时间管理工具包”,鼓励他们创将创意方案转化为暑期行动。

为何探索将心理健康融入暑期场景?普陀区教育学院德育研究室副主任朱卿说:“我们希望借助心理教育,帮助孩子卸下上学期的压力包袱,珍惜眼前时光,也为新学期做好心理铺垫。家门口的心理成长营,把心理课堂从校园延伸到了社区街镇。大大拓宽了心理服务的半径,助力孩子们培养积极心态,提升自我规划的能力。”

实习生 徐一白
本报记者 马 丹